

§ 夜暗情深/晨練

生命能有什麼意義呢，除了愛之外。



晚餐後陪奧麗芙散步是希波克拉底的日常，先往勝利女神神殿(Temple of Athena Nike)走去，經過哈耳科提奇聖域(Halkothiki)、巴特農(Parthenon) 神殿、站上貝爾維德觀景台(Belvedere) 遠眺夜色，然後繞回山門(Propylaea) 方向下山。

經過艾雷克提歐神殿(Erechtheion)工地，穿過山門(Propylaea)，走下台階，市區的手工巷弄與酒鋪林立，人聲鼎沸地迎接著黃昏後的夜生活。沿途有各種手工作坊、陶器店、香料攤、店鋪、酒鋪櫛比鱗次。

「紙飛機好玩嗎？」

「嗯，我還摺了一隻青蛙要送給莫妮卡。」

「嘿，怎麼不是送給我，枉費老爸陪公主散步了。」

「老爸書房不是有很多嗎！老爸，做人不能貪心喔。」這下子希波克拉底臉黑了。

「你知道正五邊形的邊長與對角線長不能公度嗎？」

「希伯索斯真的被推入大海嗎？真可憐！」

奧麗芙也學會了轉移話題。

「這歷史是寫出來的，半真半假，誰知道。」

「希皮，這世上真的有邪靈嗎？柏拉圖說他看到了。」

「自然是有的，不然我們為什麼要學魔法。」

「那…邪靈很厲害嗎？蓮姨甚麼時候也會有小 baby！」

（她問得天真，因為前些日子基亞島上的母獅剛生了小獅子。）

...

回程，奧麗芙累了，希波克拉底背著，心，被幸福征服了。

這世界都是虛幻，眼下的幸福才是真的。

走著...想著...，遇見了占卜師。

失明的占卜師彈著七弦琴吟唱，為戰爭中失去生命的孩子哀禱。

「有父親的孩子真幸福，先生，問個卜吧，只要一個德拉克馬。」

「好咧！先問和平條約能維持多久。」

希波克拉底在占卜師旁抱著奧麗芙蹲坐下來。

「兩岸之間如果沒有外力介入，還有 6 年和平。」這指的是愛琴海兩岸。

「神殿不介入嗎？」(根據條約 Delphi 神殿有自治權)

「ㄟ，這是第二個問題，您得付兩個德拉克馬。」占卜師可眼盲心不盲。

「好，給您一個四德拉克馬。」希波克拉底從懷中掏出一個銀幣。

「就卜一個未來，我財富如何。」

「哇...失敬，失敬，原來是普路托斯(Plutus)駕到。」

普路托斯是希臘財神，占卜師翻了一個白眼，不客氣地收下四德拉克馬。

奧麗芙在懷中掙扎了一下，又甜甜睡去。

「能問您屬於哪一個神殿嗎。」

「Delphi 神殿，Pythia 座下，這個問題免費。哈！哈！哈！」

占卜師往另一個方向走去，七弦琴的聲音漸行漸遠...

最近希波克拉底特別賣力，一陣折騰後。

希波克拉底：

「小莫，如果有一天我無意中做了對不起妳的事，你會原諒我嗎？」

「你能做什麼壞事，再說了，除了殺人放火，這天底下其他的都不算壞事。」

「不過，你若敢再愛上其他女人，老娘閹了你。」

「.....」

「傻子，想些什麼。唬你的啦...多撐五分鐘，老娘給你糖吃。」

這聲傻子，嗲聲嗲氣，充滿了濃情蜜意，一時之間斗室內春意盎然。

天還沒亮，希波克拉底勁裝往呂卡貝托斯山(Lycabettus Hill)奔去，為了迎接第一道曙光。

第三眼的修煉是吸取宇宙能量，陽光是上帝給的禮物，人類能量的泉源。

希波克拉底已經修煉很久了，一直在摸索中，不得要領。

雅典的術士都只能依各自體質修習一種魔法，因此各自修得五行中單一技法，只能應付弱小邪靈。

只有練成第三眼，才能綜合五行，成就大法師，穿梭異次元世界。

政治紛擾，戰爭的陰影一直都在，人權、道義都是藉口，唯有增強實力才是王道，因此各方正邪都在努力修煉。

時間是什麼，[時間只是幻覺](#)，只有運動才是真實的。

「人要活就要動，在運動中，時間會稍微減慢。」

希波克拉底在奔走之間思考著。

修煉分身、心、靈 三個層次。

各種運動，劍舞、角鬥，鍛鍊體魄，數學鍛鍊心智，靈的修煉需要靜坐。

不過，靜坐可以廣義一點，其實是當下的收斂，不在於坐，所以也可以在走路中進行。

可以這麼說，希波克拉底在奔行中"入定"。

說是山，其實只是一個小丘，海拔 200 多公尺。

從山巔鳥瞰衛城，可以看到家，此刻莫妮卡、奧麗芙應該還在夢中。

希波克拉底盤坐在一個高處平台，漸漸遁入空靈，突然聽到遠處傳來一聲輕響。

「欸，到了，尼古拉。」是一個熟悉的聲音。

此刻在山丘上有兩個希波克拉底 (1)希波克拉底 (of Kos 希波)醫生39 歲，土系
(2)希波克拉底(of Chios 希皮)數學家 49 歲，風系。

奧麗芙當初出生時有點難產，希波幫了大忙。

有點像希皮家的家庭醫師，因此莫妮卡對希波很熱忱。

奧麗芙也對希波太過熱情，總是希波、希波地喊著。

山丘上有不少人在運動。

希皮一直坐著，雙眼微張，不動聲色，周遭的動靜了然於心。

梅麗莎與尼古拉在對練，尼古拉看似笨拙，希皮感覺到他其實未盡全力。

「走咧！尼古拉。」當整個山丘被陽光籠罩，梅麗莎與尼古拉也準備離開。

呼喚尼古拉的女子是梅麗莎(Melissa)與尼古拉都是德謨克利特的僕人。

這時候，只見希波從邊坡走了出來，向梅麗莎走去。

「又見面了，真巧，尼古拉看起來恢復得非常好啊。」

希波是小個子，梅麗莎身材修長，比他高半個頭。

是真巧嗎，這小子已經窺視半天了。

小個子就是會莫名其妙地喜歡比自己高大的女人，這屬於人類進化基因學，帕博(Svante Paabo)先生應該也會贊同吧。

「ㄟ，是醫生呢，我是梅麗莎，德謨克利特的僕人，您也會來參加宴席吧。」

「是…是 是，我… 我，我一定去。」希波一聽大樂，有點亂了分寸，結結巴巴起來。

梅麗莎一笑，風情萬種。

這世界上怎麼這麼多傻子，或許待會兒梅麗莎會跟尼古拉這麼說

醫生與商人的地位在古希臘比不上農夫，但是一個僕人，應該是奴隸吧，看來明天得跟德謨克利特討個說法。

看著漸走漸遠的梅麗莎，希波愈想愈樂，恨不得明天趕快到來。

有身負武術的奴隸嗎？這希波是不是樂過頭了。

希波可不是普通醫生，是挽救雅典的救星啊。

裴夏也在雅典服侍著希波，不過，看起來這希波也看上梅麗莎了。

希皮把一切看在眼裡，歎了一口氣。

回程，經過集市，蘇格拉底已經拉開嗓門，進行他反諷式的演講。

希波克拉底心情鬱悶，因此決定開他一個玩笑，給他一個下馬威。

「嗨！蘇格拉底！我昨天遇到理髮師，他說：

我要為城裡的人刮鬍子，而且一定要為城裡所有"不為自己刮鬍子的人"刮鬍子。

那麼，他應該為自己刮鬍子嗎？」

蘇格拉底...。

後記：

如果理髮師為自己刮鬍子、就違反了"不為自己刮鬍子的人"刮鬍子這件事；

若他不為自己刮鬍子，就違反了要為全城人刮鬍子這件事。

這是羅素 1901 年提出來的悖論。這是數學史的[第三次危機](#)

因此，集合論必須公理化。

後人給羅素的評論是，縱然人生充滿無奈，仍堅守理性主義、人道主義與自由精神。

希波克拉底亦當如是。